

四書五經

宋元人注

(上册)

四書五經

天津市古籍書店

朱熹注

詩經集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彙。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一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未嘗息當推以及人使明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定向靜謂心不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善而無自欺也致知推極而知猶誠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以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大甲商書顧謂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堯典虞書峻大也或曰審也天之皆自明也結所皆言自明引書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謂作民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新斷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止隅。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止隅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云瞻彼淇澳采芣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采芣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漢於六反。某詩作緣。荷叶韻音阿。憫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威貌。興也。斐文貌。切。况晚。阿。憫。下。版。反。宣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憫。武毅之貌。赫喧宣著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憫。武毅之貌。赫喧宣著所以得之之由。向深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戲音鳴呼。樂音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於人也。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列有闕行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去上皆去

而心謙讀為嫌。苦初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而去惡，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聞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開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明上之不可揜，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益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益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勃反。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而不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當其理所謂道也脩節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所謂

之教則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蓋聖人之所以為物之則所謂道也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所謂

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於心無物

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人雖不知而已獨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也達道也此言性之謂天以下古今之所共由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焉

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諺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自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